

## 父亲的彼岸

张 溥

父亲首先是一个讲故事的人,然后才是一名作家。因此我们聊谈的大多是天高海阔,芸芸众生,真正谈到写作的次数屈指可数。

我们关于写作的几次对话,总结下来主要是两课:

第一课,叫作期待视野,即在写文章的时候要明白面向的读者是谁,文章是为谁而作;

第二课,叫作两世为人,是说写作的过程给予了我们发现与塑造自我的机会。用他的话讲,是“穿越自身,抵达彼岸”。

今天这些文字,我想写给许许多多关爱着父亲的亲朋好友,谈谈父亲的“此岸”与“彼岸”。

从8月15日确诊晚期肺癌,到11月23日离世,父亲与实力强劲病魔只交手了100日。在这短短的100日里,死神挥着镰刀,收割了他强健的体魄、敏锐的思维,只留下了病床上的空空如也。

我想,死神是急迫的,他急于听到对手的哀求。然而我那向来多话的父亲,却在死神面前展现了山一般的沉默。他没有哀叹过命运,没有抱怨过疼痛,连他那暴烈如火的脾性,都未曾有过一丝一毫的失控。

10月的尾巴上,父亲的身体已经十分衰弱了。纵使我们不去谈论死亡,它的阴影也始终笼罩在病房里。

有天中午,父亲勉强喝了几口鱼汤,闭着眼睛,靠在病床上休息。不序不跋,我问他:“你怕吗?”他说:“我不怕。”这便是我们父女二人关于死亡的全部探讨。

那么,父亲到底怕不怕呢?

在成为如今这个勇敢坚毅的男人前,父亲也曾经是,甚至一直是个敏感羞怯的孩子。他的感知力、想象力和洞察力滋养了他的创作,却也滋生了他五彩斑斓的噩梦。

自我记事起,父亲每过一阵子就会在夜里怒吼着醒来,点一支烟,回味大脑刚刚呈上的恐怖故事。因此,即使父亲在我面前从来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,我却深知他和内心恐惧之间那一场旷日持久的鏖战。

也是因此,即使我与父亲已经相伴了近30年,我仍然无法判断,他会不会在生命的最终向恐惧低头。

如今,我的判断已不重要了。

如果死亡是人生最后一问,那么父亲的回答也确实就是“我不怕”。他在阅读和写作中体察世人,理解生命,最终穿越了人类最本能的恐惧,平和而从容地走向了自己的结局。

他让我相信,纵使再敏感脆弱的灵魂,也可以洋洋洒洒过一生,永远无所畏惧;人类这不堪一击的躯壳里,也能安放一颗柔软又勇敢的仁者之心。



王斌礼 绘

## 那张小方桌

崔国宏

夜雨缠绵的初冬时节,目光落到放着书与热茶的小方桌上,心难沉静。记忆如惊涛般拍击了我,瞬间想起父母老屋里那张饱经岁月风霜的小方桌。

儿时的小方桌是我们的小饭桌。最初,它被摆放在一个铺着花花绿绿棉布的大炕上。年幼的兄弟姐妹常常在炕上玩耍,玩累了,就扑坐到小方桌旁喝水,喝完把小碗放到炕边砖砌的灶台上。

那时,母亲还很年轻,一声“饭好了”的呼唤,我们就拥坐在那张卯榫结构的小方桌旁。炒土豆丝、拌咸菜、雪白松软的馒头和黄澄澄的小米粥,虽然简单,却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饭。父亲爱给我们讲人生道理,叫我们好好学习。偶尔,他也会讲一些趣事,逗得我们哈哈大笑。

随季节变化,小方桌有时会摆放在院里的梧桐树下。我们全家人在杨柳依依的春色里啃过老母鸡的翅膀,吃过玫瑰色的红薯;也在盛夏的傍晚,喝着玉米糊糊,咬着咸菜;在秋日的晨风中,拨开老玉米棕色的胡须。最难忘的,是冬季炕头的小饭桌上,清炒的大白菜散发着它本真的味道,我们吃完叶子,又抢着吃帮子。

我上学后,小方桌又成了我的书桌。晚饭后,我常常趴在桌上写作业,母亲则在一旁纳着鞋底儿。

每到春节,小方桌就被放到火炕的中间,母亲在上面摆满了花生、瓜子、糖块等好吃的。家里来了亲友,父母便亲切地招呼着他们“上炕去,上炕去”。亲友便脱了鞋,盘腿坐到炕上,嗑瓜子、喝茶、吃饭。

岁月如梭,我们兄弟姐妹次第长大,父母不知不觉中雪染双鬓,小方桌也被岁月打磨得油黑发亮,桌腿咿呀作响,俨然一位上了年纪的尊长。

我18岁那年,父母盖起4孔新砖窑。那一年,我接到了入伍通知书。临行前,全家人围坐在崭新的大餐桌旁为我饯行。记得在我荣立三等功的那个晚上,我浅浅入梦,看到的却是那张黝黑破旧的小方桌……

小方桌饱含着岁月的深情,陪我一路前行。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

前几日,我在微信群里晒了几张携母亲逛漪汾公园的照片,万里之遥的两位表妹看到后热情呼应,这不禁让我回想起半个世纪前,大家一起玩耍的快乐时光。

大舅是我们天池店公社的首位大学生,毕业后直接分配至驻京部队。他膝下的两位表妹江英和军英,从小和我一起长大。

江英小我3个月,与爷爷奶奶生活到12岁才赴京与父母和军英团聚。江英走的那天,我去送她。我俩搭一辆驴车,从马道沟启程,沿着坎坷不平的小道一路前行。彼时我的内心颇为不舍,江英却有说有笑,显得特别开心。她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应该很久了吧?

## 万里之遥的表妹们

雪 松

孩提时代,江英和军英偶尔也到我家小住,那多是听说了我们村“弄”电影的消息。江英后来一直对这个“弄”的叫法感到好奇。更多的时候,是我和弟弟妹妹到外公外婆家去。尤其是夏秋季节,我们一起上梁下沟、割草挖菜、摘山丹花、拦溪筑坝、捉小蝌蚪、打瓦跳绳、烧烤土豆,有趣得很。秋季,我们敲木瓜、打枣、挖甘草和远志等药材,攒多了拿到集市换钱,买个饼子解馋。夜幕降临后,我们在窑洞里戏小猫、捉迷藏,翻箱倒柜地让人不省心。我和江英偶尔也会闹点小摩擦,这时候,她就去找大人告状……江英有时会拉着我到打谷场去看星星。我知道,她一定是思念远方的亲人了。

去年,大舅一家回乡省亲,我们没有因为时空阻隔而疏远,反而觉得更加亲密无间了。在我的眼里,表妹也是亲妹妹一般的存在呢!

上小学的时候,我生活在闭塞的山区,妹妹们带回《人民画报》《解放军画报》等,我常常喧宾夺主,借而不还,一直翻到看不清书的本来面目。尤其是一本本《北京儿童》杂志,总是爱不释手,成为我步入写作之门的启蒙老师。

江英与军英和我的母亲感情极深,她们彼此吸引,相互牵挂。每当我提及她俩的信息,母亲总会眼睛发光,难掩笑意。见面时,两人会给姑姑精心挑选礼物,还会与姑姑视频聊天,提醒她养生保健。

虽然近半个世纪,我们聚少离多。但两位表妹却时常浮现我心里。北半球的冬季来了,远在南半球的妹妹们,你们还好吗?

## 背影

陈丽斌



我从小在清徐农村长大。在我8岁那年,一场猝不及防的医疗事故,如同一道狰狞的闪电,瞬间撕裂了父亲原本平静祥和的生活,自此,他的身体每况愈下,仿佛一座原本坚固的山峰,开始出现了道道裂痕。然而,命运的捉弄似乎并未就此罢休。当我终于大学毕业,父亲被诊断出患有非霍奇金淋巴瘤,这个噩耗犹如一记重锤,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头。

但父亲从未在我面前流露出丝毫的脆弱。小时候,家里的经济条件捉襟见肘,为了让我们过得好一些,父亲总是不知疲倦地起早贪黑,辛勤劳作。夏日炎炎,他在田间挥汗如雨;秋风瑟瑟,他在地里弯腰收割,收获果实。夕阳西下,他扛着锄头从田间归来的背影,在金色的余晖中显得那么高大。

我求学时,每次离家返校,父亲都会默默地帮我提着沉甸甸的行李,送我到村口。他总是静静地站在那里,望着我渐行渐远。我不敢回头,我怕看到他那充满牵挂的目光,更怕看到他因岁月的侵蚀和劳累的消磨而略显佝偻的背影。那背影里,藏着他对我深深的爱,藏着他对我未来的期待。

如今,每次回家,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身影,我的心都会疼痛。可他总是微笑着安慰我:“别担心,爹没事。”他的笑容里,有强装的轻松,更有对我的鼓励与安抚。

父亲的一生,都在为我默默付出。他用粗糙的双手,努力为我创造着更好的条件;他用宽广的胸怀,包容着我的一切;他用深沉的爱,温暖着我成长的每一个瞬间。他的背影不再挺拔,但在我心中,那永远是世界上最伟岸、最伟大的身影。

那背影里,蕴含着父亲对我无尽的爱。